

香港教育與中國文化

金耀基

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

香港教育具有殖民地教育的色彩，是不爭的事實。這個教育的特色是對中國文化以及公民教育的有系統的忽視。自十九世紀末葉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，香港的教育，至少是香港的官式教育或主流教育就一直是西方式的，尤其是英國式的。教學的優勢語言是英文。誠然，香港殖民政府對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社會的習俗文化並不干涉，甚至還很尊重，但在官式的學校教育中則有意識地抑制、淡化中國的歷史與文化。中國文化成為香港中國人教育的盲點。長期以來，香港教育培植的文化精英都具有強烈的西方取向。在一定程度上，香港中國人的教育與中國大陸的教育是隔絕的。1919年中國的新文化狂飈運動對香港固然很少影響，1949年後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化，特別是1966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也一樣沒有燃燒到香港。英國對這個殖民地的主權成了香港與大陸間的絕緣體。這對香港未嘗不是有幸，至少香港百年來從未陷於大陸幾次反中國文化的狂潮中。

1949年，大陸一大批知識分子落難來港。這是政治的流亡，但也是中原文化的南下。這批知識分子，包括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、唐君毅等著名學者，只在香港民間社會興學辦校，傳揚中國文化，卻未能進入香港教育的主流。直到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，中國文化才在香港的大學教育中取得新據點。香港中文大學以融會中西、發揚中國文化為使命，這在香港殖民地教育結構中是一突破。

應該指出的，有關中國文化與公民的教育在香港中、小學中並沒有因中文大學的成立而受到相應的重視。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，《中英聯合聲明》規定九七後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，中國文化與公民教育的課程才在中、小學取得一個位置。無可否認，對九七後香港的中國人來說，中國文化課程與公民教育是不能完全分開的，但中國文化課程與公民課程仍然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。

1992年，香港中六開設「中國語文及文化」課程，這是香港中學教育上一件值得歡迎的事，有些中文大學的同事也參與了這一門課程的設計。最近兩年來，不少學者認真地編寫出色的中國文化課的教材，而且有許許多多學者專家與教育人士，在大眾媒體上對中國文化的各種論題作深入淺出的討論與詮釋，這對於中國文化在本港生根、普及與發展都是很有意義的。

近十年來，香港已出現種種「去殖民地化」的現象；但香港之回歸中國，其終極的意義必須落實在「文化的回歸」上。文化回歸就是要認識中國文化，認同中國文化。身為香港的中國人，一方面固然應該有品鑑西方(或其他外國的)文化的能力；另一方面也必須，並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品鑑中國文化的能力。真正想做到中西交流，特別是融會中西文化，如果對中國文化沒有認識與認同，是不可能的。重視中國文化不必因為是九七主權的轉移，這是身為香港的中國人應有的自覺。其實，這一必要的自覺也同樣適用於臺灣的中國人與大陸的中國人。今天，大陸、臺灣與香港這三個中國人的社會都在現代化的軌道上發展。大家知道，現代化不等於西化。然而發展現代化，則無可避免地要觸及到自己的文化傳統。文化傳統中有的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包袱，有的則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資源。

二十世紀以來，中國一個居於主流地位的思想是，不打倒中國的文化傳統，就不能發展中國的現代化。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如此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更如此。這個思想現在還沒有消失，但已經不再居於主流地位了。今天中國文化所面臨的是另一種境遇。二十年代、六十年代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是「看不見」中國文化，而今天九十年代的年輕中國人則是「看不起」中國文化。中國文化之所以「看不見」，固然是因為中國文化在一浪接一浪的打倒聲中，被模糊、被歪曲得看不清楚了；但另一方面，在西方文化的影響衝擊下，中國文化幾乎已退縮到博物館裏去了，幾乎只有靠毛筆、書法、京戲、中國菜來擺門面了。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裏，從見面打招呼到結婚、送喪等人生大事，都已沒有制度化的儀式。今天講中國文化，不止需要再發現，還需要重構，傳播與發揚中國文化在今天真是充滿挑戰性的事業。

有一點是很清楚的，香港的文化回歸必須對中國文化有再認識；而在教育上，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，都有必要開設中國文化的課程。中文大學的課程結構中，在通識教育的範疇下，一直都有中國文化的課程。設計中國文化課程當然不是件輕鬆的事。講到這裏，我想指出，美國一個聯邦的教育小組，花了十年的時間，十月間公佈了「美國史」的新標準，十一月又公佈了「世界史」的新標準。在世界史的新標準中，意圖建立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歷史。它不止講西方的文明，也著重「非歐洲」的歷史文化，其中把中國的宋代包括在內，宋代發明的火藥、紙幣、木刻線裝書都是影響世界文明的重要事物。美國的新世界史，顯然想跳出「歐洲中心」、「西方中心」的偏見，這是一種進步。香港的教育所推展的中國文化，目的當然不在灌輸「中國中心」的觀點，但亦正有必要糾正一百多年來「西方中心」的世界觀。

「中國文化」一課如何與大學、預科、中學乃至小學的教育結合，其中有許多理論與實踐的問題，這需要整個香港教育界共同努力。我對今天出席這個研討會的女士與先生，特別寄予厚望。我們今天在這裏研究討論的實是關乎香港教育前途的大事業。謝謝。